

《師大臺灣史學報》
第6期 頁3-52
2013年12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

地方農識的書寫與呈現： 以十九世紀北臺地區稻米品種變遷為例*

蔡承豪**

摘要

水稻經營是清代臺灣土地開發中最重要項目，除涉及民生溫飽，更含括租稅、貿易及土地環境變貌等課題，故論述者眾。然水、陸稻並非僅有單一次品種，在尚無強大國家力量或商業機構可主導品種配置的時代，種植何類稻種，常是基於多重考量下交會的結果，另品種隨著種植日久，亦會產生雜交變異，再衍化出新品種，故數量常甚龐雜，種植相異品種的田地，也產生差異的稻浪景緻。但對於時人採用何種稻種，其特色為何，又如何進行配置，現今研究探討卻相對欠缺。稻種既攸關層面甚廣，往往於地方志中〈物產〉篇內，有一定的篇幅加以記載，在若干檔案、契約中，亦有所提及。這些被記錄的品種，所呈現的特性及運用狀況，可成為觀察清代農事經營的切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清代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中，感謝評論人陳鴻圖副教授於會議中給予眾多寶貴建議，另曾品滄助研究員平日對於稻米品種的研究多所提點，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深切之意見，皆使筆者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入指標，也一定反映了當時官員文士等編纂者的農業知識。北臺灣地區在人文與地理環境上有其特殊性，在十九世紀期間並有數本方志出版，正可資作為一獨立觀察的區域，瞭解稻作品種的變遷中所呈顯的農業開墾技術的部分樣態，及官員文士對地方農業品種之書寫概念體系。據本文之研究，十九世紀北臺灣方志共記載47種品種，雖與20世紀初的回溯調查相較，數量係屬偏低。且方志中記錄品種的方式，多以外觀、時節及栽植環境進行描述，尚乏系統性的篩選標準。然當中記錄33種新增稻種，比例甚高，突顯此一地區之特色；且無論新舊品種，被記載者多為質佳量豐或高適應性的品種。故其書寫仍可資反映十九世紀北臺灣稻作經營時，尋求豐產、因地制宜，以及季節調配等地方農業知識特色。

關鍵詞：稻米、私稻、糯稻、地方農識、植物分類學

一、前言

清代臺灣社會的主要特徵之一，便是興盛的土地農墾。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以水稻經營最為重要，因所生產的稻穀除資民食，並用以繳納租稅、貿易興販，兼具民生與經濟作物的雙重性格，故水稻經營往往是地主與農民的首選，在地方志的〈物產篇〉中，「穀之屬」、「稻屬」、「粟之屬」等，即稻作的介紹中往往居首安排。就耕作的實務需求，無論栽種水陸稻，皆非僅運用單一品種，而是有各式小品種可供選擇，以因應各式人文與自然環境的需求，並顯示某種因地制宜的變化。這樣的紀錄也可見於「粟之屬」項下，攤開的各式品種記載。正因如此，觀察稻種特色與變化正可作為識別一地農業經營特殊性、及清代臺灣土地農墾概況的另一面向，在現今強調生物多樣性的趨勢，可看出物種在人為因素與自然環境互動下的變遷。

關於清代北臺灣稻作經營，部分研究指出此一地域稻作生產在臺地占有關鍵地位。黃克武、¹施添福²等學者對於稻種的運用並有所探討。張素玢與李鈺淳則利用數位技術，對臺灣方志中物產一類的記錄與分類方式進行分析和觀察，證實方志所留下的物種文字，係以常見物種為主，並有越到後期越詳細的趨勢。³但對於這些稻種的運用與配置，反映哪些地方的農業知識運用，其以何種意義及描述方式被編入方志記載中，則尚欠缺探討。地方種植何類稻種，常須伴隨各種考量，如自然環境、產量收益、生產設備等。在尚無強大的國家力量或商業機構主導品種配置的時代，稻種運用常是基於在地農人、地主，及商人等多重考量交會的結果；加以稻農不輕易放棄舊物種之習性，使品種積累漸呈龐雜。筆者即曾以宜蘭地區為例，探討該地區1830年代

¹ 黃克武，〈清代臺灣稻作之發展〉，《臺灣文獻》32：2（1981年6月），頁151-163。

² 施添福，〈竹塹地區傳統稻作農村的民宅——一個人文生態學的詮釋〉，收於氏著，《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竹北：新竹縣文化局，2001；1991原刊），頁143-169。

³ 張素玢、李鈺淳，〈資料擷取與描述比對：清代臺灣方志物產分類邏輯的分析與解釋〉，宣讀於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主辦，「2012年第4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2年11月29日。

至20世紀初，國家力量尚未大規模介入期間的稻作品種的品項變遷及配置運用，呈顯該地區稻作經營發展與變遷的另一種面相。⁴

傳統物產志的記載一般或多被認為僅是輾轉傳錄，不少名稱相近者實為同一分類，描述又少，且中國傳統的動植物分類方式與近代科學分類法極為不同，如張素玠與李鈺淳分析臺灣21本方志對動植物分類，即認為分類方式主要有二：（1）以直觀方式依照動植物的外形分類、（2）以人類對動植物的利用方式進行分類，故較難以現代分類知識予以類比。⁵然其書寫，應仍反映出一定的實情，透過細緻判讀、解析書寫內容，在無法直接探索無文字書寫能力的農民之農業知識的情況下，透過志書的記錄，仍足資釐清部分地方農業知識的側影。

故本文以北臺灣地區，即地理位置約在大甲溪以北至基隆，清代長期被稱為淡水廳、後稱臺北府⁶的行政區域為研究範圍。設定此一區域，係因：1、開墾進程：北部地區大規模農墾時程及水利建設晚於中南部地區，正可資進行比對。2、自然環境差異：北臺灣地區氣候、地理環境有其特殊性，時人即稱「淡水處臺極北之區，氣候頗同彰化，而異於臺、鳳、嘉三邑」，⁷「彰化以南，春頻旱而秋頻潦，淡水春天多陰，雨澤常降海，過立春後，新雷一響，則細雨連旬，偶有晴霽，頃刻而雨又至。」⁸3、資料連續性：清代臺灣的歷史文獻中，方志是最重要的物產記載文本，在十九世紀，北臺灣地區有數本由當地人士主修的方志及志稿陸續修纂，就時間連續性與數量而言，為其他地區所難以比較。資料則以十九世紀北臺

4 蔡承豪，〈學生穀粒—宜蘭在來稻作技術時期的稻米品種及其運用（1830年代至20世紀初）〉，收於李素月等編輯，〈「宜蘭研究」第8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史館，2010），頁203-247。

5 張素玠、李鈺淳，〈資料擷取與描述比對：清代臺灣方志物產分類邏輯的分析與解釋〉。

6 宜蘭地區雖現今一般被歸類於廣義的北臺灣地區，在清代也曾被納入臺北府轄域內，但由於地理條件的差異，宜蘭的氣候條件與大甲溪以北的西部地帶有所不同，如宜蘭雨季集中於秋季，且全年雨量甚豐，有所謂「竹風蘭雨」之稱，與狹義的北臺灣地區雨量集中在春夏二季有所不同。且就人文開發的進程而言，宜蘭的開墾晚於西部。故綜上因素，本文所指涉的範圍將不包含宜蘭。

7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1834原刊），頁187。

8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188。

各方志為中心，搭配清代檔案、日治以降的農事調查、報導，稻種圖鑑等，依循當時的分類方式，以前代方志未曾出現、而在十九世紀被納入書寫記錄的「新品種」為主，以圖探討清代方志中呈顯的北臺灣地區稻種數量、品種特色、變遷、運用方式之意義，及其所反映的農業經營面向。

二、北臺灣的稻作氣候特色

農業的生產狀況，需與地理環境相互配合，除地形、土質，氣候更是主要因子。水稻係一喜愛高溫多雨且日照充足環境之作物，有所需的特有稻作地理。臺灣平原地帶多可符合前述條件，然各地氣候仍略有差異，這樣的差別對水稻經營勢必產生影響。故以下先分就數個重要因子，分析稻作經營基盤的氣候環境特色。

（一）雨

在稻作氣候環境中，以雨量為最關鍵。一般而言，年雨量在1,000公釐以上方可進行較量產的稻耕經營，位於季風地帶內的北臺灣自可達於此一門檻之上。然水稻在不同的生長階段，其所需的水分各所差異，在秧苗長成及抽穗期間，水稻需要大量水分以供成長或孕穀。而在成長期間，較少的水量可使稻根向下延伸探尋水分以增加抓地力，並抑制稻子無效分蘖（分株）及過度抽高。成熟期若水分過多，則稻株徒高反吸收多餘養分，影響稻穗的結實率。而收穫期若逢雨季，濕氣過重，收穫的稻穀乾燥困難且易發霉或發芽，故降雨的分布時節便成為經營另一個重要關鍵。⁹

唯自然降水難以人力控制，是地域內稻作經營的制約因素。根據清代方志的記載，北臺灣的氣候特色有下列之現象，如「彰化以南，春頻旱而秋頻

⁹ 關於稻作的生長條件，參見：盧守耕編撰，《稻作學》（臺北：正中書局，1956），頁232-241、417-448。Shouichi Yoshida[吉田昌一]著，村山登等共譯，《稻作科学の基礎》（東京：博友社，1986），頁81、226。黃益田，《水稻健康管理》（新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2003），頁43-49。

潦，淡水春天多陰，雨澤常降海，過立春後，新雷一響，則細雨連旬，偶有晴霽，頃刻而雨又至」，¹⁰「八、九月後，雨較少而風較多」¹¹等。這種現象透過近百年臺灣各地雨量的彙整，也可看出對應趨勢（詳見表一）。即便雨量四季分布不均，但與其他中南部或東部地區相較，北臺灣大體是一四季有雨的環境，且雨量分布較為平均。當中南部早稻季節時有乏水無法順利開展，¹²北臺灣則是「濛濛春雨秧浮浪」，¹³足以供應秧苗成長所需的水分。而終年有雨，可使得水源穩定供應，早晚二季皆可獲得水分，非如中南部歷經秋冬兩季較為乾枯的時期。

但雨水過多或雨季分配不均情況仍會出現在北臺灣地區，並造成傷害，如所謂「春苦雨而夏苦旱」，¹⁴反映出北臺灣早稻成長需陽光照射時，卻是陰雨綿綿，而晚稻季節初始正需雨水之際，卻難以及時補充的制約情況。

而秋冬係晚稻成長與收成時期，根據 1882（光緒七）年臺北府城地區根據官員匯報，有雨天數在七月分得雨十九次、八月分得雨十六次、九月分得雨十五次；¹⁵十月分仍可得雨十六次、十一月得雨十二次、十二月得雨十一次。¹⁶如此的降雨頻率，雖供應雨水充足，但亦有影響日照量的不良影響。故隔年收成，新竹、臺北二縣便僅有六分多。¹⁷

另如基隆及東北角地區因受東北季風影響，霪雨霏霏，年雨量達 3,000 公釐以上，且冬季降雨較夏季為多，使這些地區的水稻經營相對不利。然田間若充滿了冬季的雨霖，對雜草生長和害蟲滋生有一定的抑制作

10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 188。

11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 188。

1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奏為恭報臺屬收成數米穀價值地方情形由」，《軍機處檔摺件》，乾隆 12 年 10 月 19 日，編號：故機 001583。

13 林百川，《樹杞林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898 原刊 [以下簡稱“臺文叢”]），頁 121。

14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 190。

1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奏報臺灣臺北兩府光緒七年秋季分雨水米價事」，《軍機處檔摺件》，光緒 8 年 3 月 25 日，文獻編號：故機 122816。

1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奏報臺灣臺北兩府雨水糧價」，《軍機處檔摺件》，光緒 08 年 04 月 28 日，編號：故機 123821。

1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奏報臺灣臺北二府光緒九年晚稻收成統共六分有餘由」，《軍機處檔摺件》，光緒 10 年 5 月 29 日，文獻編號：故機 127986。

用，對於隔年早稻而言則是有利的條件。

就雨量而言，北臺灣地區是一充足的區域，然不患寡而患不均，則是有所制約的條件。

表一、臺灣各地季節降雨之百分比

地點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年均雨量 (公釐)
基隆	24.0%	18.2%	27.6%	30.2%	3334.4
臺北	26.4%	38.4%	20.9%	14.3%	2133.7
新竹	35.1%	37.4%	12.5%	14.9%	1760.9
臺中	26.0%	56.4%	10.3%	7.3%	1723.4
臺南	16.8%	67.3%	12.3%	3.6%	1747.2
高雄	15.4%	70.1%	13.0%	2.6%	1748.7
宜蘭	16.5%	20.8%	43.2%	19.7%	2770.7

資料來源：姜善鑫，〈宜蘭的氣候變化〉，收於褚錦婷編，《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25。

說明：春季為三至五月，夏季為六至八月，秋季為九至十一月，冬季為十二月至二月。

（二）氣溫

就平均溫度來看，水稻成長最適合的生長溫度是攝氏25~30°C間。在秧苗期時，對於溫度的適應範圍較廣，秧苗期在平均最低氣溫10°C以上即可發芽生長。但進入分蘖期後，最適宜溫度為25°C~32°C間，低溫下限則在15~18°C。從4月至10月，臺灣的平原地區平均溫皆在20°C以上，各地早稻收成與晚稻成長自不成問題。然至11月至翌年3月間，南北氣候略顯差異，便有些許不同。在秋冬期間，北部地區因地當東北季風南下之衝，1月時之平均氣溫常在15°C左右。由於氣溫低，即便春雨充足，偶低於10°C的寒流則易傷害稻

苗，故在施行早稻時，需較中南部地區延遲播種育苗。¹⁸ 故時人曰：

蔬果之屬，淡水比南路隔一、二月而始成。稻穀之屬，彰化播種在立春前，四月間便有新穀；淡水或在清明，或遲在清明後，早稻之收成，非六月間為之有也。蓋地勢既殊，即天氣亦異。¹⁹

淡水寒暑，又與南路不同也。至若蔬果，則淡比南路遲一、二月始成實。稻穀則彰化播種在立春前，四月新穀已成。淡在清明或後之。早稻又成於六月。地勢既殊，天氣亦因之而異耳。²⁰

至若蔬果，則竹邑比南路遲一、二月始成實。稻則彰化播種在立春前，至四月間新穀已成；竹邑播種在清明前後，早稻成於六月。可見地氣自南而北相去祇百餘里間，其先後不同已如此。

較晚啟動的早稻種植，收成連帶將偏晚，迫使晚稻種植時節向後延伸，收成需在溫度較低的冬季內進行。雖收穫期時由於時屆成熟，稻穀已有相當的適應力，但在冬季多雨、低溫的環境下，仍對品質有不小的影響。

整體而言，北臺灣溫度條件大體適合水稻生長。唯因冬季氣溫偏低、春季回溫較晚，使得早稻時程延後啟動，收成延後，對農民而言較晚回收利益。而晚稻收成則連帶迫使需在低溫中進行，對品質有所影響。

（三）風

風是影響作物生長的因子之一，適當的風動，可提供作物適當的生長環境，但強烈的風暴則會成為作物的負因子。臺灣夏秋時有颱風侵襲，對於即

18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臺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1906），頁 19-20。陳國彥、楊貴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二·土地志氣候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5），頁 37-40。

19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 189-190。

20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文叢 172 種，1962；1871 原刊），頁 302。

將收成的早稻及後陸續成長的晚稻是毀滅性的不利因素。²¹而秋冬之際，新竹地區又有東北季風造成的強風，所謂「竹塹多風，蘭地多雨。諺謂之『竹風蘭雨』」，²²是臺灣的代表氣候特徵之一。²³尤其「九降風」一詞，是表示9月霜降之後吹拂的強風，其風勢猛烈係因東北季風進入較為狹窄的臺灣海峽產生加速作用，並與臺灣北部地形產生的輻合效應所致。清初已經觀察到「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俗稱為『九降風』」。²⁴《淡水廳志》亦稱：「重陽前後三、四日忌九廟風。又曰九降風。凡颶風多挾雨，九降恆不雨。」²⁵因風的影響，在北臺灣內新竹以南與以北的地域有所不同，所謂「八、九月後，雨少風多，其威愈烈，掃葉捲籜，塵沙蔽天，常經旬不止。惟新莊、艋舺四山環繞稍減。自桃仔園至大甲，則颶忽特甚」，顯示區域內的微差異。²⁶

在一般風大的地區，稻農會有「壓稻」的措施，即在收穫前先行將稻桿壓折，以防強風把水稻吹倒，使稻穗接觸到地面而發芽。施行的地區包括臺北、宜蘭、新竹、苗栗、臺中、彰化、阿緱等地，如此使該地稻農需付出更多的勞力與成本。²⁷

綜上所述，北臺灣高溫多雨，擁有適合發展一年二穫稻作經營的自然條件。相較於中南部地區，受制於氣溫條件，北臺灣種植與收成較緩，晚稻收成又有低溫與東北季風威脅。但全年雨量充足、供應不乏，較僅能集中於晚稻的區域更有優勢且可進行收成調配，且田間常有水分維持，對於雜草與害蟲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²¹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文叢4種，1957；1722原著），頁78-7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奏為臺灣近海地帶於二十六日晚忽發颶風情形」，《軍機處檔摺件》，道光6年11月12日，文獻編號：故機054462。

²²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303。

²³ 張嗣昌，《巡臺錄》，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736原刊），頁646-647。

²⁴ 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1685原刊），頁96。

²⁵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197。

²⁶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301。

²⁷ 〈早季米之試驗（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3月19日，四版。〈一期米作試驗（下）〉，《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8月8日，三版。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156-157。

三、十九世紀前期的稻作品種

隨著漢人移民大規模入墾，加以有優越自然條件，北臺灣開發腳步甚速。其開墾時日雖不如南部，但水田化歷程迅速。新竹地區在十八世紀完成的水圳占了總灌溉面積的67%，且多位於生產力高的平原地區，多數係在乾隆朝前期所完成。²⁸至於臺北盆地的情況，根據溫振華的統計，重要的埤圳共有十四條，其中十一條完成於乾隆朝前期，灌溉面積達2,542甲，占有水田面積達76%，其餘四條完成於乾隆朝後期三十年間，灌溉面積820甲，占有水田面積24%，使得臺北盆地在乾隆年間完成水田化的工作。²⁹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乾隆朝《臺灣地圖》中，盆地內便多處標明「田」字，強調其水田化範圍。³⁰水利建設中尤以瑠公圳影響重大，使得臺北盆地東半部得以全面開發。³¹所謂：

淡北外港有旱田、水田之別，旱田仍賴雨暘為豐歉；惟近港水田。實稱沃壤。蓋自內山水源錯出，因勢利導，通流引灌以時宣洩，故少旱澇。此陂圳之設，為利最溥。推之暫南，亦各因地制宜。³²

而「淡土肥沃，一年二穫，圳陂之利，歉少豐多。」³³另1788（乾隆五十三年）年的一份奏摺比較臺灣各廳縣的產米情況則指出：

彰化、淡水田皆通溪，一年兩熟，約計每田一甲可產穀四五十石至七八十石不等，豐稔之年，上田有收至百餘石者；旱園較水田次

28 新竹廳，《新竹廳誌》（新竹：新竹廳，1906），頁 41-64。施添福，〈竹塹地區傳統稻作農村的民宅——一個人文生態學的詮釋〉，頁 153-154。

29 詳細討論可參見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78），頁 31-34。

30 該圖之介紹可參見馮明珠，〈展圖分明看一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分布圖〉，《故宮文物月刊》276（2006年3月），頁 60-73。洪英聖編著，《畫說乾隆臺灣輿圖》。臺北：聯經，2002。

31 溫振華，〈清代新店地區社會經濟之變遷〉（板橋：北縣文化，2000），頁 76-91。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收於黃富三總編輯，《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145-228。

32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80。

33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297。

之。嘉義、鳳山田園，距溪較遠，間有單收者，較淡、彰次之。臺邑沙地居多，多係單收，較嘉、鳳又次之。此各路田園歲收之不同也。³⁴

呈顯因水利建設帶動的北臺灣米作生產優越性。故淡水同知陳星聚稱：「（淡水）廳著名產米之區……各路商販，只有運米出洋……」，³⁵日後方志亦稱：「淡廳貨之大者，莫如油、米，次麻、豆，次糖、菁。」³⁶顯示稻米生產的興盛。在此種時空背景下，十九世紀方志所呈現的稻作記載，屬開發日久、已經穩固的體系。

（一）稻種之種類

1723（雍正元）年淡水廳設治之後，直至1834（道光十四）年開臺進士鄭用錫才首次主纂成《淡水廳志稿》（以下簡稱「廳志稿」），修志過程中其堂弟鄭用鑑參與甚深。該志稿雖未正式出版，但內容中對於北臺灣地區的物產多所蒐羅，是首部對北臺灣地區稻米經營情況有詳細紀錄的志書。在志稿中多處可見纂者注意當地稻作的發展情況，及北臺灣與其他地區的差異性，前述多種氣候特徵，即見於該志稿記錄，對於稻米品種亦甚有獨到之處，即如下表所示。

表二、《淡水廳志稿》中的稻米品種

秈稻	糯稻
1. 清游早（有大粒、小粒二種） 2. 銀魚早（七十餘日即成熟可收，亦名「七十日早」） 3. 花螺（穀斑而粒大，有大花螺、	1. 過山香（一名「香米」，粒大、色白，用少許雜他米中作飯，味盡香，桃仔園多有之） 2. 竹絲秫（米青白色，故名）

³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奏為查明臺灣逆匪財產入官酌定章程」，《軍機處檔摺件》，乾隆 53 年 12 月 8 日，文獻編號：故機 042190。

³⁵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臺灣府知府張為轉移事〉，《淡新檔案》，14101·100 案。

³⁶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 191。

<p>小花螺二種)</p> <p>4. <u>羗猴</u> (粒長，有紅、白二種)</p> <p>5. <u>萬根獻</u></p> <p>6. <u>埔占</u> (穀白、米赤、皮厚。種於三、四月，成於八、九月；園中種之)</p> <p>7. <u>圓粒</u> (米白而軟，粒短而肥。種穫與埔占同，但米多而為飯少)</p> <p>8. <u>尖仔</u> (純白者佳，諸稻中極美者。種於五、六月，成於九、十月；田中種之)</p> <p>9. <u>三杯</u> (形似尖仔)</p> <p>10. <u>紅腳早</u> (腳紅，米白)</p> <p>11. <u>大伯爵</u> (種於窪下之田，水高一尺則長一尺，水不能浸，米白而大)</p> <p>12. <u>唐山早</u> (種來自內地)</p> <p>13. <u>霜降早</u> (霜降時收)</p> <p>14. <u>格仔</u> (有大、小粒二種)</p> <p>15. <u>棉仔</u> (粒尾有紅鬚，長五、六寸，不畏鹽水，宜塹田)</p> <p>16. <u>銀硃紅</u> (米紅、心白，七十餘日可收)</p> <p>17. <u>園早</u> (米與銀硃紅相似，宜種園中，百餘日可收)</p>	<p>3. <u>赤殼秬</u> (一名「金包銀」，穀赤、米白)</p> <p>4. <u>鵝卵秬</u> (粒短、殼薄、色白，性甚軟，諸秬中最佳者)</p> <p>5. <u>火燒秬</u> (葉紫、穀赤，粒扁、米白)</p> <p>6. <u>烏米</u> (粒短，米烏，心稍白；惟擺接有之)</p> <p>7. <u>虎皮秬</u> (殼有斑文，而米粒大)</p> <p>8. <u>硬腳秬</u> (一名「包穗秬」)</p> <p>9. <u>鬚鬚秬</u> (粒尾有鬚四寸長，故名)</p>
--	--

資料來源：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 149-150。

說明：標明底線者為該志稿新增之品種。新增係指在方志或志稿修纂之前，未曾被其他臺灣方志記錄者。

廳志稿內稻米品種的記載，並未有分類，而是逐一條列。但就次序來觀察，仍可發現係採先秈稻、後糯稻的安排，這是清代臺灣方志常見的先後順序及分類方式。秈稻是稻農主要生產且做為經常性民食的品種，而糯米雖單價較高，但產量較少，也非日常性經常食用，重要性不及秈稻，故兩者間常以民食、經濟的重要性，而將秈稻置於前。

就各稻種的名稱與描述來觀察，可發現主要的描述內容包括幾種：1、外觀：外觀的描述是生物分類學最直接採用的方式，而廳志稿關於稻種的記載亦是側重於此方式，描述者包括稻殼、米心、株長、葉型、根態，甚至於香

氣等各方面，其中又以稻殼與米心的型態描述最深。稻株包含根、莖、葉、花、種子（稻穀）等各部位，但對人類而言，最關注者莫過於可供食用的稻穀，故對於外觀的描述自然多半集中於稻穀所包含的稻殼、米心之色澤、形狀、大小、硬度等，許多稻種名稱更直接反映該品種的特色，如花螺、圓粒。2、生長週期：包括種植、收成的季節，及生長約莫所需的時間。3、適應環境：該稻種被運用的區域、田園種類，或特別適應之環境（如塹田、深水中等），如大伯爵、棉仔。從上述三項記錄重點，可看出側重自人類的使用需求出發，來進行觀察與書寫。

該志中有17種秈稻，9種糯稻，共計26種稻種。當中有12種是前代方志所未曾記錄之品種，包括8種秈稻、4種糯稻，是清代方志中新增品種最多者，且對於各項品種多有描述。對於部分舊品種的異稱也有所描述，如七十日早，在北臺灣即稱為銀魚早，而過山香則集中在桃園地區。一般多認為方志中的物產志常是輾轉沿襲，但由在地人所纂修的方志內卻呈現不一樣的風貌。

（二）舊有品種

所謂舊有品種，係指在廳志稿成稿前於其他方志內已有出現的品種。³⁷廳志稿出現的舊有品種，秈稻包括清游早、銀魚早、花螺、埔占、圓粒、尖仔、三杯、紅腳早、大伯爵、銀硃紅、園早等。糯稻則有過山香、竹絲秫、赤殼秫、鵝卵秫、虎皮秫等。部分品種最早在十七世紀末已有記載，並且在中南部地區長期種植，³⁸當中不少優良品種，足供北臺灣收因地制宜之效。

³⁷ 詳細討論可參見蔡承豪，〈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9。第三章、第四章。

³⁸ 在《淡水廳志稿》前，僅有《噶瑪蘭廳志》之稿本為北部地區之方志，但該稿並未刊行，草稿僅留於噶瑪蘭廳署內。而一些府志係屬全島性性質，雖部分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記載甚詳，卻難以斷定其內記載稻種之詳確分布地。故仍暫視為以中南部為主要使用地的品種。

1. 秈稻

在秈稻中，花螺、三杯、清游早、尖仔皆是豐產且質佳的品種。「尖仔」常與「占仔」交互書寫，是整個華南地帶廣為使用的米種，屬於晚稻。

早稻中的花螺，其外觀為「殼有花斑，粒不甚大」，雖粒型不大，但這種又稱為螺米的品種，是清代臺灣早稻中品質甚佳、且廣為種植的品種。³⁹ 其品質佳良，產量甚高，在早稻中首屈一指，是臺灣重要的出口米；且其外觀較偏圓形，類似日本米，故至日治時期甚受關注。⁴⁰ 在1876（光緒二）年時，淡水廳突然出現米價驟昂的情況，官府針對主要米種進行調查時便提到「淡水素稱產米之區……竹塹及淡北一帶……（定價）如花螺米每洋一元……早由米每洋一元……格米每洋一元……」，是市面上常見的流通品種之一，⁴¹ 同時也是地方米商及郊商外銷的重點穀類。⁴² 因品質佳，且米粒形狀有別於一般秈米而較為圓潤，在日治初期甚受歡迎，被評鑑為優良品種，⁴³ 並被列為在來米中的第一等。⁴⁴ 且廳志稿形容：「穀斑而粒大，有大花螺、小花螺二種」，前段既強調花螺的特色是米粒較大，後段所述的大、小花螺，係針對身型高矮的描述當較為合理。可知至十九世紀前期，北臺灣的花螺已分化出高腳、低腳二種，即高莖與低莖品種，顯示隨著種植日久與自然風土的互動，物種漸產生變異，可供農人更多的選擇。

三杯首見於1738（乾隆三）年尹士俚所纂的《臺灣志略》，該志對於當時臺灣生產的稻穀品種有如下的分類與描述：

³⁹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91。

⁴⁰ 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稻作改良法 其一》（臺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1907），頁5。

⁴¹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水廳同知陳為諭飭碾米平糶事〉，《淡新檔案》，14101·9案。

⁴² 臺銀編，《臺灣私法商事編》（臺文叢91種，1961），頁294-295。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板橋：稻鄉，2008），頁124。另如鹿港米商所出口的米糧中，花螺米即是常見的品種。參見林玉茹，〈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新史學》18：2（2007年6月），頁74、76-77。

⁴³ 〈基隆の坪■〉，《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7月12日，二版。〈臺北第一期產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8月4日，四版。〈標準米の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9月3日，四版。

⁴⁴ 〈臺灣米之研究（二）／審查方法／臺北米／宜蘭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1月9日，三版。〈臺灣米審查（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3月26日，三版。

穀之產有數種：一曰黏穀，皮厚而堅，可以久貯；一曰埔黏，兼可種於旱園；一曰三杯，皮薄而粒大，不耐久貯。臺、諸兩邑皆種黏穀，鳳邑黏穀、埔穀並種，彰化北路止種三杯。穀種早晚，性各不同；早者六月可收，晚者九月始穫。南路下淡水間有三冬種、四月即收者，名為「雙冬」；又為他邑之所無也。⁴⁵

尹士儂對於稻穀並沒有很明確的分類，黏穀與埔黏可能是一種水稻與旱稻的分類，以「黏」來稱呼稻穀，是中國常見的稻種描述，在臺灣卻是較少見的方式。但有一種稻種他特別提出，叫做「三杯」，根據尹的形容，其「皮薄而粒大」，即米糠的含量高，而日後的農事試驗即指出三杯種糙米率⁴⁶可至79%，比例甚高。日治時期的評判也指出：「三杯粒稍長瘦。外皮薄。頗有光澤。質堅緻佳良」，是一種品質不錯的品種。⁴⁷而這種米只種在彰化以北的地區，顯示隨著中北部開墾的逐漸拓展，因需適應不同的自然條件，以及農民的嘗試精神，新品種因而不斷問世。

清游、也被寫作清油、清流，結實率高、收穫量多，且糙米率可達80%，是另一種廣為臺灣農民種植的優良早稻。⁴⁸該品種首見於1742（乾隆七）年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⁴⁹在中南部甚至宜蘭境內皆可見其使用記錄。⁵⁰至1830年代，在北臺灣並分化出兩種大小粒品種。

紅腳早的外觀為「腳紅，米白」，⁵¹因稻根帶有些許紅色而有此稱。日治初期的描述就指出紅腳早：

⁴⁵ 尹士儂，《臺灣志略》，頁306。

⁴⁶ 指稻穀去殼後所餘留的米實比例。一般多以去殼機定速定時去除外殼後，秤重換算其比例所得。

⁴⁷ 〈臺灣米審查（四）／斗六梗米／鳳山梗米／阿寮梗米〉，《漢文日日新報》，1908年3月21日，四版。

⁴⁸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91。〈嘉義通信／晚稻狀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14日，四版。〈移出米審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2月9日，四版。

⁴⁹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文叢74種，1961；1742原刊），頁108。

⁵⁰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文叢146種，1962；1764原刊），頁281。周璽總纂，《彰化縣志》（臺文叢155種，1962；1835原刊），頁315。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文叢160種，1957；1852原刊），頁244。

⁵¹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148。

赤米之中。亦有數種。或曰紅米、紅腳早、埔占等。此皆砂土或粘土。及土壤有帶鹽分。而難種他物者。乃以播種赤米。需用之途。或作糧食或用之製酒。⁵²

日文漢字中的赤米，中文則慣稱為紅米。紅米的特色是米膜（米糠）帶有紅色色澤，不同於一般米的淡黃色，但並非變異的品種。天然界的稻米，本就因生長環境及品種的關係，會呈現各式顏色。而紅米係適用於土地品質較差、地力較為貧瘠的地區，可發揮土地邊際效益，產量在當時甚至可占稻作生產的十分之一。⁵³ 故紅腳早收穫量雖不大，而且品質被認為「紅腳種乃米質最下者」，20世紀初期的米穀品評亦評論新竹地區的稻米中「赤米及他品種之交混甚少。因地力不足。肥培不給。故米粒瘠薄。」⁵⁴ 但屬於早稻的紅腳早因可耐寒，得以較早播種，且可略早收成而避開風雨之害；如北投耆老便表示，紅米可耐寒，北投從山腳到八仙地區田裡多種植此米，足識其特色。⁵⁵

大伯爵為晚稻，其名稱一直到晚清都還被稱為「其名則不可曉」，⁵⁶ 有可能是因為稻粒較大，被比喻成如大拇指般的大小而得名。其特色在於「種於窪下之田，水高一尺則長一尺，水不能浸，米白而大」，大伯爵由於生長較快，稻莖亦高，故可用於積水之地，具有浮稻（Floating rice）性質。⁵⁷ 對於降雨過多或常有暴雨之地區正可資運用，日後在不少地區仍見其發揮此一特色。過往在農業條件及水利設備未能有效控制農業環境的時期，這種高大的品種，較能適應自然環境，並且因其株高及較大的橫向闊葉來爭取較大的日

52 〈嘉義廳下赤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0月16日，二版。

53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93。〈鳳山改良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12月23日，三版。〈臺灣赤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1月25日，二版。黃清淵，《茅港尾紀略》，收於臺銀編，《臺灣輿地彙鈔》（臺文叢216種，1965），頁131。

54 〈新竹農產品評會褒賞授與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2月19日，三版。

55 何添丁口述，林萬傳訪問，〈耆老個別訪問記之二〉，《臺北文獻》直字第75期（1986年3月），頁33。

56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244。

57 張彩泉總編，《臺灣稻作發展史》（南投：臺灣省政府農林廳，1999），頁152。

照空間等因素，因而受到稻農的歡迎。⁵⁸

銀魚早又稱為七十日早，是一種快收品種，可以縮短種植的時間。日後的《苗栗縣志》則指出該地的銀魚早：「正、二月種，五月收」，⁵⁹可較快收成。但其種植數量有限，「農民有播之者，但播之些小，曰以補食而已」，⁶⁰約僅是充作歷經晚稻後數月間的空窗期間率先登場的補充性糧食，但也可趁乏糧穀價高漲時節先行回收部分支出。

埔占、圓粒兩種，是用於旱田中耕作的品種，另就其「種於三、四月，成於八、九月」的種植時節來看，係為配合雨季播種，可見其主要是用於灌溉資源不足的地區，亦顯示對於較惡劣的水分條件有較強的適應力。但兩者的品質皆非甚佳，埔占「米赤、皮厚」，是一種品質較劣的紅米品種，且皮厚使糙米率偏低。圓粒雖米白而軟，但「米多而為飯少」，即結穀量雖然多，但是經過去稻殼後，米心的比例則偏低，即糙米率不高。此兩種應多是作為補充性品種或釀酒使用，供應農民使用邊際土地進行米作。如《千金譜》——十九世紀流傳臺灣、廈門一帶的臺語讀本，價格低廉，專為中下階層及未曾習字唸書者所閱讀的書，所記之事偏重於生產、商業方面。⁶¹當中就有提及「早仔粟大先收，圓粒埔占共清油，烏占白殼軟兼滑，芒花菁稿鵝蛋朮」⁶²顯示埔占、圓粒，及前述的清油（游）等當時廣為人所知，因而被編入教材內。

2. 糯稻

舊有的五種糯稻中，皆是康熙年間臺灣農民開始運用的品種，顯係其甚適應臺灣各地風土而不斷被流傳運用。當中，鵝卵秬係來自於其米形狀為橢

58 張彩泉總編，《臺灣稻作發展史》，頁145。

59 沈茂蔭，《苗栗縣志》（臺文叢159種，1962；1893原刊），頁67。

60 〈竹塹郵筒／熟之遲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6日，四版。

61 連橫，《雅言》（文叢166種，1963；1933原刊），頁122。可參見郭立誠，〈保存本省民俗史料的千金譜〉，《藝術家》60（1980年5月），頁71-73。吳登神，〈千金譜考釋〉，《南瀛文獻》29（1984年6月），頁95-196。

62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千金譜歌》（臺中：瑞成書局，1926），頁1。

圓型，加以味道吃起來宛如鵝卵般而有這般的稱呼。⁶³其「粒短、殼薄、色白，性甚軟」，品質之佳，因而被譽為「諸秬中最佳者」。竹絲秬米青色白，是一種有色米品種，有色米通常適用於土質較劣的田地，可做邊際土地利用，竹絲秬應即偏向此用途。

而赤殼秬雖記載甚久，在廳志稿則另特別註明：「一名『金包銀』，殼赤、米白」，顯係掌握地方性的稱呼。過山香是一種香米，係因香味甚濃，原是原住民所運用的品種，廳志稿則特別註記「桃仔園多有之」，顯係已為漢人所使用。即便在舊有品種中，廳志稿亦融入地方性知識，可提供後人進一步觀察品種的特色。

（三）新增品種

《淡水廳志稿》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新增多種前代未曾記載的稻米品種，以下分就秈稻與糯稻兩大類介紹。

1. 秈稻

《淡水廳志稿》內所記載的新增秈稻，包括羗猴、萬根獻、唐山早、霜降早、格仔、棉仔、銀珠紅、園早等8種，是清代臺灣方志新增秈稻品種最多者。

格仔是新增品種中最值得注意者。其屬於無芒種，穀粒呈長卵形，稻米吸水力普通。稻莖長3尺，分蘖力旺盛，每甲可獲約25石，收穫量雖非居鰲頭，但在日治初期的調查中，品質被譽為晚稻中最優良且分布最廣者。⁶⁴更有說法指出：「北部地方若不播種格仔者，必因地質上不得已之關係」。⁶⁵其分布從基隆、臺北、深坑，一直到彰化，嘉義地區亦有種植於旱田中，分布甚

⁶³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93。

⁶⁴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72、94。磯永吉、藤本隅太，〈米の吸水力に關する研究〉，《臺灣農事報》36：11（1940年11月），頁1034-1047。〈北部臺灣農事一斑（十一）／收穫米額及米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4月12日，三版。〈北部之晚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13日，二版。

⁶⁵ 〈臺灣北部農事一斑（四）／早晚稻及上下米（下）〉。

廣，顯見其因優良品質而被攜至北臺灣以外的地區，但仍以中北部為多，並以臺北地區為主要的栽培區域。⁶⁶其雖首見於廳志稿，但1830年代已分化有大粒種與小粒種兩品種，種植應有相當時日。至20世紀初的調查中，格仔已再分化出高腳、低腳、下腳、火燒等品種。⁶⁷高腳格仔米粒肥大，品質堅緻，而低腳格仔則是「米粒豐肥。形狀良好。質佳皮厚。直紋頗深」，各具特色。⁶⁸

粒長的羗猴種，又稱金猴，有白米與紅米兩種，成熟時高約4尺，在幾個重要的晚稻品種中，僅次於彰化的大菁種，屬於高莖品種。⁶⁹特點在於可適應山區陰濕寒冷之地，⁷⁰但米質不充實，米身過長且穗粒不多，精白之際碎米多，因而被評為下米。⁷¹雖是如此，仍可作為補充糧食，並增加邊際土地運用。日後又再分化出一種白殼金猴種，為農民持續使用，而產生變異的情況。⁷²

萬根獻名稱、來由不詳，僅見於《淡水廳志稿》及日後的《淡水廳志》。就其名稱來推測是一種稻根茂盛的品種。唐山早註明因為來自中國的品種而名之，《臺灣通史》指出是來自福建，⁷³顯示臺灣與原鄉的交流，也是首次直接有紀錄指出來源為唐山。不過就清代的紀錄而言無法得知其特性，日後的記錄指出其「粒長，皮薄，色白，味香。有二種：曰含穗，曰厚葉。煮粥極佳」，應是一品質較佳、味香粒軟的品種。⁷⁴而就日治時期的記錄，唐山種主要分布於新竹地區，並是一種晚稻。⁷⁵故其所稱的「早」，是在晚稻

66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72、94。〈北部臺灣農事一斑（十一）／收穫米額及米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4 月 12 日，三版。

67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90-91。

68 〈臺灣米審查（二）／審查方法／臺北粳米／宜蘭粳米／桃園粳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18 日，四版。

69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105-106。

70 〈臺灣北部農事一斑（四）／早晚稻及上下米（下）〉，《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29 日，三版。

71 〈晚稻試驗狀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1 月 30 日，四版。〈北部臺灣農事一斑（十一）／收穫米額及米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4 月 12 日，三版。

72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72。

73 連橫，《臺灣通史》（臺文叢 128 種，1962；1920 原刊），頁 657。

74 連橫，《臺灣通史》，頁 657。

75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76。

中收穫較早之意，而非早稻。

霜降早名稱來自於「霜降時收」，是以收穫季節來命名的稻種。名稱中雖有早字，但霜降是秋季的最後一個節氣，故並非早稻。《苗栗縣志》便明確指出「六月種，霜降收。」⁷⁶收成看似已晚至秋季尾聲，但北部的晚稻「每於插秧後八十左右日可以登收，歷年登收之始，恆在霜降前後三五日之間」，⁷⁷也就是說霜降才開始收成第一批晚稻，故稱為早相當合適。其外觀「質堅緻，外皮褐色光澤頗少」，⁷⁸「苗高四、五尺」，並且「宜礮田」，⁷⁹即適合土質堅硬的土地，是生長力強的品種，主要分布地點在桃園、苗栗地區。⁸⁰

棉仔亦有記載寫為綿仔，其外觀為「粒尾有紅鬚，長五、六寸」，甚為特別。並且「不畏鹽水，宜塹田」，是生長力強的品種，並且適合鹽分較高的土地，如濱海地區。栽種地主要在臺北地區。⁸¹

銀珠紅，也稱銀種，「米紅、心白，七十餘日可收」，是可快速收成的品種，亦是一種紅米早稻，主要分布於苗栗地區。⁸²園早米粒與銀珠紅相似，為可種植在旱田早稻的品種，種植後百餘日可收，在北部地區也偏重栽植於苗栗地區。⁸³

此8種新增品種的秈稻中，有2種早稻，5種晚稻，萬根獻則不詳。連同其他秈稻品種，《淡水廳志稿》的秈稻中，有7種早稻，7種晚稻，2種中間品種，一種不詳，分布平均，兼顧各時節經營的需求。

76 沈茂蔭，《苗栗縣志》，頁68。

77 〈晚稻之登收時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三版。

78 〈臺灣米審查(二)／審查方法／臺北粳米／宜蘭粳米／桃園粳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3月18日，四版。

79 沈茂蔭，《苗栗縣志》，頁68。

80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74。

81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72。

82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65。

83 沈茂蔭，《苗栗縣志》，頁68。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66。

2. 糯稻

新增的糯稻包括火燒秬、烏米、硬腳秬、鬚鬚秬四種。火燒秬「葉紫、穀赤、粒扁、米白」，20世紀初期的調查指出其又稱牛榔朮，植物特性為稻莖強，不易倒伏，且穗長粒密，生產力高，惟分蘖力較弱，但仍是晚稻的主要糯米品種之一。分布地區以臺北、基隆、深坑為主。⁸⁴ 新竹地區日後亦有種植，並有「烏尖、清油、花螺等，皆不及火燒種為最佳」之評價。⁸⁵

烏米是板橋地區的特有種，也是臺灣方志首度針對小地域的米種進行記載與描述，呈顯小區域內風土環境與人文活動的交會，孕育出特殊的在地品種。其外觀「粒短，米烏，心稍白」，就日治初期的調查是早稻。⁸⁶ 硬腳秬又名包穗秬，包穗就現在的觀點而言，是稻穗子不能完全抽出葉鞘的情況，與《彰化縣志》的葉下逃品種類似。鬚鬚秬則是粒尾有四寸長的長鬚而得名。硬腳秬與鬚鬚秬這兩種品種僅見於廳志稿，後即便至日治時期的調查仍無相關記錄，可能是一種僅存於特定小地域內的品種，偶為文人所採集而進入方志，或是因名稱變化而不再記錄。

隨著漢人移民在十八世紀前期大規模入墾，北臺灣迅速開發，稻作經營隨之更為精耕細作，已非如十八世紀初「不插秧，以種洒地，即望其穫」的粗放經營情況。⁸⁷ 廳志稿內的詳細記載，使得我們可以瞭解1830年代北臺灣稻米品種的種類及與中南部地區的差異。除了使用源自於過往中南部常運用的普及品種外，從對於稻作品種的描述，則可觀察農民某種配置安排的情況。

四、十九世紀後期的稻米品種

繼淡水廳志稿後，十九世紀後期並陸續有多部地方志問世，除增刪修訂

⁸⁴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86、96。〈稻種試驗〉，《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6月4日，三版。

⁸⁵ 〈新竹通信／晚稻將收〉，〈稻種試驗〉，《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11月6日，四版。

⁸⁶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83。

⁸⁷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文叢 55 種，1952；1717 原刊）頁 295。

自廳志稿的《淡水廳志》外，《苗栗縣志》、《苑裏志》、《樹杞林志》等亦陸續脫稿成書，得以更加細緻觀察到北臺灣地區的稻穀品種類型。

（一）《淡水廳志》中的稻米品種

1871（同治十）年，淡水廳正式出版《淡水廳志》，係根據鄭用錫的《淡水廳志稿》進一步編修所成。基本上，廳志中的稻米品種延續廳志稿而來，描述的方式亦大體相同，但卻刪去了多種糯稻，僅保留竹絲秫、赤殼秫、過山香，原因不詳。但這些字面上的「消失品種」，在田間現場仍為農民持續使用，如虎皮秫、赤殼秫等，在臺北地區至20世紀初期還可見被利用的蹤影。⁸⁸

秈稻當中多了一項名為四季成的品種，是否是四季皆可種植的品種，或是需要歷程時間甚久、生長緩慢的品種，尚無資料可佐證。

（二）《苗栗縣志》中的稻米品種

苗栗地區在北臺灣中屬於自然條件限制較多者，平原較少，河流短促，水資源利用不易，加以低丘散布，至地表負載力低，是農業經營的限制。⁸⁹《苗栗縣志》約於1893至1894年間完稿，由知縣沈茂蔭（浙江蕭山人）掛名，採訪者由縣內多名文士擔綱，如舉人謝錫光、謝維岳，生員黃文哲等。縣志記錄的稻米品種如表三所示。

表三、《苗栗縣志》的稻米品種

早稻	1. 烏占：殼近黑，米白。正、二月種田中，六月收。為飯軟而甘美。農家盛行此種。 2. 花螺：殼斑，粒大。為飯似烏占，故俗稱花螺占。 3. 清油早：有大、小粒二種。 4. 銀魚早：正、二月種，五月收。
----	--

⁸⁸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83、86。

⁸⁹ 王柏山等撰述，《臺灣地區水資源史，第三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160。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5. 蟻蚣包：粒大，殼厚，色黃；一名大早。 6. 白米粉：粒大，米白如粉。 7. 棉仔：《淡水廳志》云：「棉仔，粒尾有紅鬚長五、六寸；不畏鹽水，宜墾田」。 8. 紅腳早：腳紅色，米亦白。
晚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霜降早：六月種，霜降收。苗高四、五尺，宜礮田。 2. 菊仔：有毛菊、金包菊二種。 3. 銀硃紅：米紅、心白。七十餘日收，利旱田。⁹⁰ 4. 天來種：略似烏占。 5. 占仔：即占城稻。五、六月種田中，九、十月成。有赤、白二色；純白者佳。
園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圓粒：種、穫與埔占同。米白、粒肥；為飯少。 2. 羌猴：有紅、白二種。粒長。 3. 園早：似銀硃紅；百餘日收。 4. 扣腰仔：作麵甚佳。 5. 林禾菊：粒尾有芒刺長四、五分。米軟，色白。
糯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竹絲秫：粒長，米青白。可釀酒。 2. 赤殼秫：俗呼為金包銀。 3. 霜降秫：六月種，霜降收。似竹絲秫而小。

資料來源：沈茂蔭，《苗栗縣志》，頁 67-69。

《苗栗縣志》依據稻種特色，分為早稻、晚稻、園稻（旱園種植之稻）、糯稻等四類，是臺灣傳統類型方志中少數對於稻米品種進行分類者。對於稻種的描述，仍延續外觀、時節與栽植環境三種主要項目，也描述可供釀酒的他類用途。

縣志內共記錄21種品種，提供6種新增品種，包括5種秈稻，1種糯稻資料，新增記錄甚豐富。在秈稻中，透過縣志的分類及日治時期農事調查，分類出包括蟻蚣包、白米粉、扣腰仔等三種為早稻，菊仔、林禾菊、霜降秫為晚稻。

「粒大，殼厚，色黃；一名大早」的蟻蚣包，也記載作蟻公包，就發音（ngie gung deu）判斷，是客語所命名的品種。其抗病性強，抗旱、並可少施

⁹⁰ 臺文叢版作「早日」，今據日治時期之版本更定。參見黑也譯，〈苗栗縣誌物產攷〉，《新竹州時報》1941年4月號（1941年4月），頁81。

肥，是適應力強的品種，⁹¹且收成日早。⁹²白米粉「粒大，米白如粉」，因而得名，除外觀甚白外，品質也佳，⁹³並可栽種於沿海強風之地。⁹⁴菊仔是「米粒豐肥，形狀適好，質佳」，⁹⁵經長期種植，分化出毛菊、金包菊兩品種，前者有芒種，外觀芒毛明顯，後者冠上金包之名，擁有赤殼的外觀。除外觀的不同，並是高腳與低腳的分別；此品種日後分布較廣，除苗栗外，拓及宜蘭、臺中、新竹等地。⁹⁶禾菊因粒尾有芒刺長四、五分而得名，米軟，色白。扣腰仔適合作麵，是苗栗的特有種。⁹⁷霜降秬是僅見於苗栗的稻種，⁹⁸下種於農曆六月，霜降時收成，外觀與竹絲秬類似，米青白，但米粒較小。

在舊品種方面，與《淡水廳志》相較，多項舊品種並未收入，包括生產主力的格仔、三杯等，以及大伯姆等特用品種。在編輯過程有所取捨，而非一概納入，顯示部分品種並不適於該地風土，如適合窪下之田的晚稻大伯姆，對於苗栗地區可能英雄無用武之地。故所收錄的舊品種可呈現北臺灣地域的稻種使用畛域，且對部分舊品種的生長週期加以地域或品種特色註記。如烏占，同名稱出現於《噶瑪蘭廳志》，但並無相關描述，縣志則詳述其特色為「殼近黑，米白。正、二月種田中，六月收。為飯軟而甘美。農家盛行此種」，是占稻品種中品質優良者，該品種日後被攜往日本九州試種，顯示品種的優越性。⁹⁹對於花螺另註記「為飯似烏占」，即上述的飯軟甘甜之口感，進一步凸顯花螺的特色。天來種亦是以烏占作為比較的標的，強調「略似烏占」。這與烏占在苗栗地區廣為使用有關，有記錄強調「香山、六張

91 繆進三編，《臺灣稻作品種圖說》（臺北：臺灣省農業試驗所農藝系，1960），頁 65。

92 〈農廳實驗報告稱 水稻苗齡 影響產量〉，《聯合報》，1966 年 6 月 20 日，六版。

93 〈臺灣米之研究（四）／苗栗米／臺中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7 月 27 日，二版。

94 〈大安港之米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1 月 12 日，四版。

95 〈臺灣米審查（二）／審查方法／臺北粳米／宜蘭粳米／桃園粳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18 日，四版。

96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74。

97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66。

98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84。

99 島田彌市，〈臺灣水稻の熊本に於ける試作成績〉，《臺灣農友會會報》10（1907 年 5 月），頁 27-30。

犁、樹杞林、沙坑各區之出品……烏尖種約七成以上」，¹⁰⁰成為當地代表稻種之一。

銀魚早、霜降早等明確點出苗栗的種植時節，霜降早進一步被記錄其外觀為植株較高的稻種，適合土壤堅硬貧瘠，不適宜耕種的田地，可資對其特性有更多瞭解。

《苗栗縣志》對於稻穀品種的區分，提供較為詳細的分類及描述。新增的稻種則可見不少地方特色品種，有些由客家族群所選出；對於舊品種非全盤納入前人之說，尚有更深入的描述。對於塹南區域的稻作特色，提供地方性的知識，並呈顯地域稻作經營日久，稻種在歷經人為篩選及風土環境適應、變異情況下的多樣性增長。

（三）《苑裏志》中的稻米品種

《苑裏志》出版於1897（明治三十）年，編修係因苑裏士紳、前清附生蔡振豐在1897年3月，應當時臺中縣苗栗支廳長橫堀氏之聘主持修輯¹⁰¹，並由多位當地文人、士紳負責協修、採訪、繪圖、謄錄，是當地人為主所纂修的方志。¹⁰¹

苑裏地域範圍為「東以火燄山迤北一派山崗直至白沙墩山為界，西至海為界，南至二堡公館、山柑莊前大溪直透下五里牌合水為界，北至白沙墩莊北之小溪為界」，¹⁰²地形獨立，自成一空間區域。該區地形主要分為火炎山丘陵地和苑裡海岸平原兩大區域，平原地帶由大安溪、房裡溪和苑裡溪共同沖積而成，境內地形崎嶇，地理條件限制較多，有所謂「苑裏東山西海，而又間以沙石，則肥沃之田園固屬寥寥……得陂圳之利者固多，然旱田仰時雨之降者亦復不少」。但農民仍致力開墾，形成「山陬海隅有可下鋤者，均不肯任其荒蕪，沙石之間，田畝亦有零星可數者。則民勤稼穡……一年兩穫，

¹⁰⁰ 〈新竹農產品評會褒賞授與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2月19日，三版。

¹⁰¹ 蔡振豐，《苑裏志》（臺文叢48種，1959；1897原刊），頁5。

¹⁰² 蔡振豐，《苑裏志》，頁16。

其地力不穠也；少歉多豐，其天時可恃也」之景；¹⁰³為經營農業，居民同建有水利設施，分支灌溉，¹⁰⁴形成「平隴多栽稻，高崗半種茶」的經營型態。¹⁰⁵平原收成時「每到禾稼登場時，稻鼓聲喧，遠近互答；太平樂事，田家不少讓焉」。¹⁰⁶日後被稱為「苗栗穀倉」。¹⁰⁷在此地理環境複雜的稻作經營地帶，歷經長期開墾，勢必需因地制宜，開發適合各小地域風土的品種，因而漸次產生部分特有稻種。

《苑裏志》記錄不少稻米品種，然記載簡略，僅有名稱，不過仍可見區域內的新增品種。《苑裏志》共記載20種品種，內有8種新增品種，包括5種秈稻，3種糯稻，增加比例甚高。¹⁰⁸

表四、《苑裏志》中的稻米品種

秈稻		糯稻
1. 埔占	9. <u>烏咬種</u>	1. 竹絲秈
2. 花螺	10. 格仔	2. 赤殼秈
3. 清游早	11. <u>埔早</u>	3. <u>虎頭秈</u>
4. 銀魚早	12. 烏尖	4. 芒花秈
5. <u>田岸早</u>	13. 葉下荀	5. <u>粳花秈</u>
6. 圓粒	14. <u>田頭兜</u> 、	6. 鵝蛋秈
7. 占仔	15. <u>萬斤掀</u>	7. <u>蛄蟻蛋秈</u>
8. 紅腳早		

資料來源：蔡振豐，《苑裏志》，頁91。

¹⁰³ 蔡振豐，《苑裏志》，頁82。

¹⁰⁴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78-79。蔡振豐，《苑裏志》，頁30。

¹⁰⁵ 蔡振豐，《苑裏志》，頁109。

¹⁰⁶ 蔡振豐，《苑裏志》，頁15。

¹⁰⁷ 鍾文娟，〈清代苑裡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1683-189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12-13。〈油菜花 捎來春的消息 通霄苑裡一片金黃 賞花要及時〉，《聯合報》，2001年1月31日，19版。

¹⁰⁸ 葉下荀與葉下逃雖記載文字不同，但發音相同，故推斷係為同一品種。

新增的秈稻有田岸早、烏咬種、埔早、田頭叩、萬斤掀等。田岸早也稱為田塍早，名稱雖有早字，但係晚稻品種，主要分布於桃園、新竹、苗栗等地。¹⁰⁹由田塍（tien shin）的發音來看，是客家農民選用的品種。烏咬種屬於晚稻，抗病性強、口感亦佳。¹¹⁰埔早應是一種早稻，¹¹¹而田頭叩、萬斤掀，兩者特徵不詳，就字面意義來推測，是稻穀較大且沈重的品種。

新增之糯稻有虎頭秬、粿花秬、蛄蟻蛋秬。虎頭秬為早稻，為苗栗特有種。¹¹²粿花秬屬於有芒種糯稻，屬於糯稻，為苗栗地方特有種。¹¹³粿是用爆過的熟米在加上麥芽糖做成的點心，品種名稱或許是因外觀類似粿花而得名。該品種根據日治初期的觀察，「此種自播種始。但須閱八十八日即熟」，¹¹⁴相較於其他需上百日方可收成的品種，收成速度實屬早熟者。蛄蟻蛋秬特徵不詳，應是為稻粒較小，如同蛄蟻的蛋得名。

另值得注意的，是糯稻所占比例較高的情況。糯稻一般被農民配置於地力較遜的區域，其品種比例既高，且持續衍生新的品種，顯示地區的地力限制及農民的因應方式。

《苑裏志》所記錄的雖屬小型地域，但從書寫記錄中可見數種在地特色品種，且有20個品種，除地方特有種外，包含不少臺灣的普及品種。可知農民因應各自的土質、量產、抗蟲等種種因素，選取自身所需的稻種耕作。

（四）《樹杞林志》中的稻米品種

樹杞林約新竹竹東地區，地處頭前溪中游及上源上坪溪流域，境內為竹東台地分布地。

《樹杞林志》於1898（明治三十一）年出版，係前清附生林百川¹¹⁵、訓導

109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75。

110 繆進三編，《臺灣稻作品種圖說》，頁85。

111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69。

112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84。

113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88。

114 〈竹塹郵筒／刈稻景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6日，四版。

115 竹南堡斗換坪莊(今苗栗縣頭份鎮)人，1894年遷居竹塹堡富興莊(今新竹縣峨眉鄉)。

林學源（九芎林人）應樹杞林辦務署長木戶氏之託主編，連同多位當地文士共同採訪、繪圖、謄錄。¹¹⁶當時總督府雖已統轄臺灣，但農業政策尚未成形，農政單位對於稻作經營未積極干預，故所記載的品種，仍係漢籍農民所主導運用之品種。

表五、《樹杞林志》的稻米品種

秈稻		糯稻
1. 烏占	8. 紅腳早	1. 豬油糯
2. 花螺	9. 白米粉	2. 白糯仔
3. 清油早	10. 赤米占	3. 赤殼糯
4. 田塍早	11. 烏米	4. 芒花糯
5. 銀魚早	12. 烏踏早	5. 鵝卵糯
6. 圓粒	13. 葉下菊	6. 圓粒糯
7. 占仔	14. 田頭叩	7. 埔禾糯

資料來源：林百川，《樹杞林志》，頁106。

如同《苑裏志》，《樹杞林志》是記錄小區域實況的方志，對於樹杞林稻作品種記錄甚詳，但並沒有區分早晚稻，僅作秈稻與糯稻兩種分類。該志記錄21種品種，除普及品種，並包括6種新增品種，秈稻與糯稻各占一半。烏米一項雖在淡水廳志稿有同樣名稱者，但係糯稻，而非秈稻，故《樹杞林志》所記錄的是未曾記載的新增品種。

新增的秈稻品種有赤米占、烏米、烏踏早。赤米占為早稻，¹¹⁷《苗栗縣志》描述占米有紅、白兩種，赤米占對應即是占米的紅米品種，隨分化廣為使用，在苗栗地區取得專屬的稱呼。烏米為晚稻。¹¹⁸烏踏為晚稻品種，別名

¹¹⁶ 林百川，《樹杞林志》，頁2。

¹¹⁷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66。

¹¹⁸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75。

甚多，包括烏踏仔、田唇早、三層浪、三層弄、烏啣等，外觀莖細、米粒大，適合於鄰近山區的田地。主要分布於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南投等地，並以新竹、臺中為重。¹¹⁹故新增的秈稻有兩個晚稻品種，一個早稻品種。

豬油糯、白糯仔、埔禾糯為三種新增加的糯稻。豬油糯為晚稻，¹²⁰後兩者特性不明。糯稻占全體稻種比例亦高。

五、探討與討論

前述各節，對於十九世紀前期與後期的北臺灣方志各稻種的記錄，逐一進行分析與深究，可知這些稻種對照日後的農事調查，多確有其品種，清代的方志記錄雖然簡略，亦呈現部分稻種的特色線索。綜觀這些志書記載，其書寫記錄的邏輯為何，又反映北臺灣地區稻作經營配置的何種特色，是以下探討的重點。

（一）書寫記錄的邏輯與呈顯內容

1. 新增數量的意義

綜合上述十九世紀北臺方志，共提供47種稻穀品種，若算入品種下所區分的小品種（如紅、白米、大、小粒等區分），則有53種。根據1910年代的調查，北臺灣地區的稻作品種共有548種，¹²¹當中或有不少品種係日治初期再分化的新品種，但是因更細緻的調查與區分所得。雖然傳統的記錄有所侷限，但就新增品種而言，《淡水廳志稿》有12種新增品種，《淡水廳志》有1種、《苗栗縣志》有6種、《苑裏志》有8種，《樹杞林志》有6種，新增品種共有33種，提供品種多元化的趨勢觀察。品種不斷的增加，意味著稻農在擁

119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75、94。

120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86。

121 于景讓，《臺灣稻米文獻抄》（臺北：臺灣銀行，1950），頁253。

有新品種的情況下，仍不放棄較早利用的品種，且援用者多具有產量、品質、生長快速等方面的特色。種植單一高產量的品種的思維，係日治時期以降強調科學化經營模式的運作方式，以利高產量的產出。然此一生產模式除需有特定改良品種外，必須搭配高勞力、多肥料的投入（即生產設備成本的提升），及特定外部市場的經濟誘因，並抹平各地區的自然、人文差異性。

¹²²清代農民除市場誘因，並考量各小地區的自然特色與田土特性，採取與自然環境較為和諧的經營模式，對於品種產生不同的對待方式。

為何有這麼多的新增品種被書寫下來？尤其《淡水廳志稿》是新增稻種記錄最多的方志，反映北臺灣氣候與人為需求交會下，產生的品種變異，使得品種與舊有以中南部地區為主的方志記載有明顯的差異。此外，在地人修志得以掌握在地的資訊，此一優勢是不可忽略的因素。鄭用錫、蔡振豐、林百川、林學源等人，部分雖非掛名的主纂人，但皆是在地士紳，稻米攸關民食與經濟，在調查及日常所見所聞機率自然較高，成為書寫方志新品種的重要來源依據。¹²³部分舊品種的地區稱呼也得以被記載，如七十日早，在北臺灣即稱為銀魚早，過山香主要分布在桃園地區等。而部分描述並出現「農家盛行此種」、「作麩甚佳」等應是第一線實際經營者、使用者所反應的意見。方志中的物產志常被認為是輾轉沿襲，但在地人所纂修的方志內卻呈現不一樣的風貌。

就記錄的名稱、描述方式，除仰賴採訪所得，也融入修纂者自身的選擇。如發音相同的品種，因不同的書寫者，出現差異的文字記錄，如尖仔與占仔，葉下逃與葉下萄等，顯示編纂者對於名稱的表達方式和詮釋。

¹²² 詳細討論可參見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板橋：稻鄉，2004。蔡承豪，〈「軍刀農政」下的臺灣稻作技術改革與地方因應〉，《臺灣學研究》6（2009年12月），頁83-118。

¹²³ 張素玢、李鈺淳的研究指出，以常見物種為主來分析，有越到後期越詳細的趨勢，是否與在地文人掌握書寫實務有關，可資再進行探討。參見張素玢、李鈺淳，〈資料擷取與描述比對：清代臺灣方志物產分類邏輯的分析與解釋〉。

2. 分類與描述

品種分類可根據不同邏輯，如植物學上的秈米（印度型 *Indica*）、粳米（日本型 *Japonica*），民間俗稱的在來米、蓬萊米，物理外觀不同的一般米與糯米，收穫期差異的早稻、晚稻，田地特性的水稻、陸稻等。依前文的彙整，十九世紀北臺灣的方志書寫主要依照稻穀的物理特性（外觀、黏性、大小等）、收成時節，及田地性質進行區別。清代臺灣僅有秈米，並無俗稱蓬萊米的粳米，故時人僅將之區分成秈米跟秠（糯）米兩大類。種植及收成季節是另一區分的重點，故再區分為早稻與晚稻兩大類者。而種植的田地情況因涉及賦稅等級，亦是項目之一，部分品種被標註種植於田（水田）、園（旱田）兩大類。透過上述邏輯，在方志、檔案的編輯，仕紳文人或親身所見，或訪談農商地主，除記載民間農人依照稻穀的外觀、植株高低、生長特性、收成早晚、產量高低，甚至採集該物種的地點、提供的人名等命名俗名外，並形成秈米／糯米、早稻／晚稻、水稻／旱稻等分類方式。

這樣的分類知識在當時有共通性，亦有地域性差別。如《授時通考》中記載：「臺灣府土產，早稻、晚稻、禾黏稻。水田者名為水黏，芒種後種，米絕佳。埔地者名為埔黏，立夏後種，米稍遜。」¹²⁴所提到的禾黏稻、水黏、埔黏等，便非臺灣方志常用記述語，臺灣方志多稱較黏的米為糯米，或記為秠米，可能來自於閩南語的稱呼。固然在內地？晚清的省分，以黏來稱呼糯稻相當普遍，但在《授時通考》對於其他府縣的記載，同有稱糯稻者，為何特稱臺灣為黏？¹²⁵這樣的知識轉介過程為何？值得另行深入分析。

¹²⁴ 鄂爾泰，張廷玉等奉敕撰，《欽定授時通考》卷二十二，《穀種·稻三》，頁14a。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¹²⁵ 目前所見以黏來稱呼臺灣稻穀者，最早為沈光文的〈臺灣賦〉，稱臺灣物產「穀區埔黏、快黏」。參見沈光文，〈臺灣賦〉，收於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532。後則為尹士儂的《臺灣志略》，稱臺灣稻穀「一曰黏穀……一曰埔黏……一曰三杯……」。參見尹士儂，《臺灣志略》，頁306。而清代臺灣方志中，只用黏穀、埔黏等語者，皆註明引自《臺灣志略》。尹士儂為山東人，是否與其生長該地的地域知識有關，仍待進一步的探討。其部分生平可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4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頁392。

就描述的內容而言，張素玢與李鈺淳分析臺灣21本方志對動植物分類，認為傳統的分類方式主要有二：（1）以直觀方式依照動植物的外形分類、（2）以人類對動植物的利用方式進行分類。¹²⁶就稻穀品種的概略分類及描述而言，亦可見如此現象。

（二）稻種的運用與配置

農民運用多種稻種品種，目的在於因時因地因人而予以配置運用，以求最大收益，或是躲避風險。即所謂「穀種早晚，性各不同」、¹²⁷且「氣候有早晚之分。土宜有山海之別。田又有水旱上下之殊。其（稻）不能同用一種者」，¹²⁸故方分化出多樣品種。前述介紹北臺灣地區的品種種類，以下從數個層面，觀察品種配置時節的方式。

1. 種植時序

所謂「臺灣島，地沃肥；況四季，風雨依。華民至，重栽培；稻一年，穫二回」，¹²⁹隨著大量移民的前來，提供充足的稻耕勞力，加以北臺的水利在乾隆年間逐漸成熟穩固，提供稻作經營由「歲不再熟」轉向「一年兩熟」，即「稻一年，穫二回」的基礎，在「沃野闢成香稻界」¹³⁰的北臺灣，一年二穫也是北臺灣平地帶主要的稻作配置。由於早晚稻時節面臨的環境不同，早稻由冷至熱、日照由少至多的環境下長成，晚稻處於相反的狀態，僅有極少數品種跨越自然限制同時用於早季與晚季。故兩者品種必然有所差異，藉由品種的季節配置分布，可看出若干農墾特色。

由於低溫等自然環境的限制，臺北部分地區雖是農曆12月晚期下種開始

126 張素玢、李鈺淳，〈資料擷取與描述比對：清代臺灣方志物產分類邏輯的分析與解釋〉。

127 尹士俊，《臺灣志略》（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1738原刊），頁306。

128 〈臺灣米之改良法（三）／宜擇完全種子／臺灣米之種類／減除種類／短冊形秧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10日，三版。

129 王石鵬，《臺灣三字經》（臺文叢162種，1962），頁21。

130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臺文叢202種，1964），頁151。

經營早稻，¹³¹不過一般從農曆2月開始，即驚蟄之前後，最晚在春分前三五日，即2月上旬，¹³²甚至新竹部分地區「播種在清明前後」。¹³³稻作生長需三至六個月時間，要完成兩次完整的生長週期，以北臺灣的冬春氣溫及冬季仍有雨的情況下，早稻的啟動因而較中南部地區為晚，約於5月結實、農曆6、7月收穫。¹³⁴這種時序至20世紀初情況仍大體維持。¹³⁵

一般在早稻收成之前，農民即開始育苗，以備晚稻的插秧。¹³⁶由於北部地區早稻收成較晚，讓晚稻收穫時節逼近冬季，因而農曆6、7月之際農家甚為忙碌，方忙完收割又須趕緊播下晚稻，故有「農家六月少閒天」之說。¹³⁷但夏季雨水並不穩定，農人須抓緊雨時方能順利插秧。¹³⁸占稻便是「種於五、六月，成於九、十月」，¹³⁹霜降早亦是農曆6月下種，收成於霜降前，即農曆9月下旬，¹⁴⁰可以早些見到該品種「開遍田間晚稻花」¹⁴¹的景緻。一般北部的晚稻「每於插秧後八十左右日可以登收，歷年登收之始，恒在霜降前後三五日之間」，¹⁴²晚稻收成，至農曆10月方大功告成，到農曆11、12月間農民多改種雜糧。¹⁴³臺北地區的米穀交易，以9、10月之後至來年1月間為盛，即配合稻穀的收成。¹⁴⁴

131 〈下種得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6日，四版。

132 〈北部臺灣農事一斑（八）／插秧時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4月8日，三版。

133 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頁181。

13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奏聞臺灣府屬二麥收成分數」，《軍機處檔摺件》，光緒08年07月17日，文獻編號：故機125158。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頁75。

135 〈竹塹郵筒／刈稻景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6日，四版。

136 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二）》，頁19。臺銀編，《臺灣私法物權編》（臺文叢150種，1963），頁1705。

137 陳肇興，《陶村詩稿》（臺文叢144種，1957），頁21。

138 〈早農喜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7月29日，四版。

139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149。

140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149。沈茂蔭，《苗栗縣志》，頁68。

141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頁164。

142 〈晚稻之登收時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3日，三版。

143 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二）》，頁37。

144 王世慶，〈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農村金融之研究—以興直堡銀主小租戶廣記為例〉，收於氏著，《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94），頁39-49。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124。兩研究係以臺北興直堡小租戶廣記為例進行探討。日治初期的調查則更為詳細。詳見：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128、150。

2. 品種之選擇

面對差異的氣候，如何調配早晚稻品種，以發揮最大效益，成為農人必須思考的問題。對於北臺灣品種有較全面性的記錄者為《淡水廳志稿》，而《苗栗縣志》雖僅記錄苗栗地區，但為十九世紀後期的情況，亦可資參考。以下以兩者為中心分別論述。

(1) 十九世紀前期的配置

依據《廳志稿》的記載，以及日後的相關資料，《廳志稿》內的品種大致依時節區分為下列運用情況。除常見的早稻、晚稻，中稻係指晚於早稻播種，而早於晚稻收成之品種，主要為種植於園地的陸稻，以及糯米種的過山香。

表六、十九世紀前期北臺灣稻米品種運用情況

	早稻	中稻	晚稻
水稻	1. 清游早 2. 銀魚早 3. 花螺 4. 三杯		5. 紅腳早 6. 銀硃紅 7. 園早
陸稻		1. 埔占 2. 圓粒	1. 尖仔 2. 大伯姆 3. 霜降早 4. 唐山早
糯米	1. 赤殼秈 2. 火燒秈 3. 烏米	1. 過山香	5. 羗猴 6. 格仔 7. 棉仔

資料來源：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 149-150。

說明：種植季節不詳者包括萬根獻、硬腳秈、鬍鬚秈。

各品種中，除了萬根獻、硬腳秈、鬍鬚秈因無相關記錄外，其餘品種可發現數項特色：

- A. 品種數量平均：作為生產主力的早稻、晚稻，數量相當平均。且用新品種作觀察，兩邊增加數量甚平均。早稻有紅腳早、銀硃紅、園

早等品種，晚稻則有羌猴、唐山早、格仔、棉仔等。

- B. 各有主力品種：在早稻之中，有花螺、三杯等產量豐、品質高之品種。晚稻則有尖仔、格仔等主力稻種。可見農人適當運用各品種，以求在各階段皆能豐產
- C. 收成時節的運用：無論早稻或是晚稻，當中皆有所謂的早熟種，即可提早收成、上市之品種，這些品種的運用，對於農民、地主或商販而言，可收提早運用之效。早晚稻間由於間隔冬季，種植始點氣溫較低，相對發育時間較長，故稻穀儲量容易產生青黃不接的現象。若能盡早收成，除可補充家內米糧，更可於米價高漲時搶先上市。早稻中的7種品種，便有5種被冠上「早」字，包括清游早、銀魚早、紅腳早、銀珠紅、園早。而在晚稻中，亦有霜降早及唐山早等品種，搶先收成可避免後續天冷問題。

(2) 十九世紀後期的品種運用

十九世紀後期綜論北臺灣的方志為《淡水廳志》，但該志記錄與《廳志稿》記錄相去不遠，恐難看出時空變化下的品種轉換，故以較為完整的《苗栗縣志》作為觀察的範本。

表七、十九世紀後期苗栗地區稻米品種運用情況

	早稻	中稻	晚稻
水稻	1. 清游早 2. 銀魚早 3. 花螺 4. 烏占 5. 棉仔 6. 紅腳早 7. 蟻蛇包 8. 白米粉		1. 占仔 2. 霜降早 3. 銀珠紅 4. 天來種 5. 菊仔
陸稻		1. 圓粒	1. 羌猴 2. 園早 3. 林禾菊
糯稻	1. 赤殼秈 2. 扣腰仔	1. 過山香	1. 竹絲秈 2. 霜降秈

資料來源：沈茂蔭，〈《苗栗縣志》〉，頁 67-69。

種類多寡雖並非一地稻耕主要時節的唯一指標，但往往品種較多的期作，象徵該季為較重要的耕作季節，農民因而運用較多的品種來搭配以求收穫。苗栗地形大致可分為平原、台地、丘陵、山地等四部分，丘陵、山地比例高，地形較為複雜，水田發展受限。加以，年雨量約在1,500至2,000公厘間，在北臺灣屬於偏少的區域，使該地種植於旱園間的品種便較多，且雨量主要集中於夏秋的七至九月間，不少旱園種植的品種趁雨季來搶種。晚季水稻中，銀珠紅亦是可用於旱田的品種。

水稻相對之下？早稻品種較多，包含數個主力品種，並且分化出蟻蚣包、白米粉等兩種水稻品種。因春夏之際，苗栗地區仍有若干雨量，可接上梅雨季以供早稻成長，也可避開夏秋間的颱風侵襲，因而農民選擇以早稻作為生產主力。

自然環境除帶來種植時節的差異，連帶影響稻穀的品質及地主收租時節的選擇。既然一年可有兩穫，地主便有可能收租兩次，並安排其比例。日治初期的調查指出，臺灣大租一般分為早、晚兩季繳納，亦有在早季繳納全部者、每季繳納各半，早稻繳納六成、晚稻繳納四成者等各種方式。¹⁴⁵

北臺灣地區在晚稻經營時期，種植初始可能遭逢乾季，發育時節正臨颱風季節，收成時期又有東北季風及秋雨的干擾，對於稻作品質皆是不良的影響。早稻種植初始雖面臨低溫，但若於秧田旁做好防寒害措施，基本上早稻生長時期處於氣候逐漸好轉的時節，可讓早稻有較佳的生長條件，因而影響地主對於稻穀取得的要求。使得收繳以稻穀為主的實物地租時，地主常以早稻為主要選擇

在位於竹南三堡田寮莊（今苗栗縣苑裡鎮內）內的抄封田，官方的安排是：

臺北府正堂雷，為給耕事。照得本府經理林案抄封，有竹南三堡田寮

¹⁴⁵ 臨時臺灣舊習慣調查會第一部著，陳金田譯，《臺灣私法》第一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81。

莊田一份、園一份，原帶□□□水租□□。給與佃人陳得耕種，議早冬六月間交納八石五斗，晚冬十月內交納八石五斗。¹⁴⁶

採取兩季各納租一次的兩季均分方式。但民間另有習俗，《淡水廳志》指出：「每年田主所收曰小租，淡北分早晚交納；自塹而南，多納早冬，其晚冬悉歸佃戶。」¹⁴⁷《苗栗縣志》同曰：「因多分為早租、晚租，大約早冬七成，晚冬三成。」¹⁴⁸《苑裏志》則稱：「佃納業主租者，曰『小租』也。每於年之六月納業主租，亦有分作早、晚二季納者」，¹⁴⁹《新竹縣志初稿》同稱：「每年早稻登場，田主所收曰『小租』、陂長所收曰『水租』，皆佃戶供納。」¹⁵⁰地主多以先取得早租為主。一份位於竹北一堡雙溪莊（今新竹縣寶山鄉境內）的招耕承耕契約中，地主與佃農對於佃租繳納的方式為：「議定每年六月夏季，佃人應納業主早租粟三千九百石；又每年十月冬季，佃人應納業主晚租粟二千六百石」，¹⁵¹即採早晚六比四之比例。在若干契約中，也可見地主指定收早稻的情況，顯示較重視品質相對穩定的早稻。¹⁵²

(3) 比較與特色

北臺灣稻作品種與其他地區相較，有何樣的特色？宜蘭地區自然環境與北臺灣有異，然兩者相鄰，兩地移民甚有關連，且《噶瑪蘭廳志》之初稿¹⁵³與《淡水廳志稿》成稿時間接近（1832與1834年），實可資作為比較以呈顯北臺灣特色，以下將兩志稿的稻米品種排列如表以進行比對。

¹⁴⁶ 臺銀編，《臺灣私法物權編》，頁706。

¹⁴⁷ 陳培柱，《淡水廳志》，頁297-298。

¹⁴⁸ 沈茂蔭，《苗栗縣志》，頁114。

¹⁴⁹ 蔡振豐，《苑裏志》，頁82。

¹⁵⁰ 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臺文叢61種，1959；1897原刊），頁181。

¹⁵¹ 臺銀編，《臺灣私法債權編》（臺文叢79種，1960），頁34-35。

¹⁵²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臺灣省文獻會典藏北部地區古文書專輯（二）》（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83。

¹⁵³ 《噶瑪蘭廳志》之初稿部分內容曾於1832年挪作出版《噶瑪蘭志略》。詳細內容參見許雪姬總纂，《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1258-1259。

表八、《淡水廳志稿》與《噶瑪蘭廳志》稻米種類之比較

稻種	同		異	
秈稻	1.占仔 2.三杯 3.清游早 4.紅腳早 5.銀魚早（七十日早）	6.大伯姆 7.圓粒 8.埔占 9.花螺早	《淡水廳志稿》 1.格仔 2.羗猴 3.萬根獻 4.唐山早 5.霜降早 6.棉仔 7.銀硃紅 8.園早	《噶瑪蘭廳志》 1.早占 2.內山早 3.白肚早 4.烏占
糯稻	1.赤殼秬 2.虎皮秬 3.鵝卵秬		《淡水廳志稿》 1.竹絲秬 2.火燒秬 3.硬腳秬 4.鬍鬚秬 5.烏米 6.過山香	《噶瑪蘭廳志》 1.占仔秬 2.芒花秬 3.烏秬 4.番仔秬

資料來源：鄭用錫，〈《淡水廳志稿》〉，頁 149-150。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243-245。

《淡水廳志稿》並未正式出版，流傳極為有限，《噶瑪蘭廳志》所臚列之參考清單也未有該書，無相互參照之事。兩者分別記載26種與20種的品種，其中有12種相同，北臺地區的稻種有一半隨著移民的腳步而來到宜蘭地區，並在宜蘭開墾前期所使用的稻種中占60%。再區分生產主力的秈稻與補充性的糯稻，宜蘭所使用的13種秈稻中，有9種相同，糯稻的7個品種有3種相同，在秈稻的相似處較高，在糯稻方面兩地各自具有較偏重的品種。兩者因地緣、移民淵源，及氣候環境類似等因素，使用的稻作品種較為接近。在兩者差異的特色種方面，《噶瑪蘭廳志》內除烏秬為當地特色種，番仔秬為原住民所使用者外，餘皆曾出現於其他臺灣方志。但《淡水廳志稿》呈顯較多地方特色品種，如主力的格仔種便沒有出現於宜蘭地區，這係因該地土質不適

的緣故。¹⁵⁴這些多樣化的地方性品種，肇因於北臺灣開墾較久，加以區域較廣，自然氣候變化較多樣所致，使北臺灣的品種地帶較為豐富。

就旱園種植的稻種品種，宜蘭地區的陸稻幾乎都是早稻與中稻，早季陸稻包括三杯、清游早、大伯姆、花螺早，中稻則有埔占與圓粒。蘭陽平原降雨較少的月份，分別為4月與7月。¹⁵⁵在夏季西南氣流旺盛時，蘭陽平原因地居中央山脈之背風面，以致雨量較少。¹⁵⁶清代時人觀察「春夏頻旱，秋冬頻潦」¹⁵⁷可謂相當貼切。故要在早季進行稻耕，便需考慮配置陸稻。淡水廳雨量相對分布平均，較無此問題。

六、小結

「萬斛稻梁如阜立，數聲枷拂近年終」，¹⁵⁸稻作經營是清代農墾的首要選擇，且是撫養眾多人口的基礎來源。所生產的稻穀除可充民食，尚是繳納地租之實物，及販售營利的商品。為順應栽培地之風土及稻穀本身的自然限制（如早晚稻無法混用等），進而追求稻穀產量的最大化，耕種者選擇使用多樣品種以因應各種自然風土及人文環境。探析稻種的配置狀況，正可成為觀察地方農業知識與經營實態的切入途徑。

在尚缺乏農事專門組織的時期，欲瞭解一地品種的來源，多僅能仰賴地方百科全書的方志。本文以十九世紀北臺各方志的稻種為中心，搭配清代檔案、日治時期以降的農事調查、報導，稻種圖鑑等，依循當時的分類方式，探討北臺灣的稻作經營特色，以及稻種書寫記錄分析。方志內的物產記載一般或多被認為僅是輾轉抄錄，但綜觀此一時期的北臺灣方志與志稿，如《淡水廳志稿》共記載26種品種，便有12種是前代方志所未記錄，是清代臺灣方

154 〈臺灣北部農事一斑（四）／早晚稻及上下米（下）〉，《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3月29日，三版。

155 張智欽，《宜蘭地區地下水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97），頁34-35。

156 劉昭民，《臺灣的氣象與氣候》（臺北：常民文化，1996），頁86-87。

157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200。

158 陳肇興，《陶村詩稿》，頁21。

志新增品種最多者，顯係彙整獨特的地域性農業知識。這些新舊品種當中有不少質佳產豐者，並搭配部分早熟、抗自然環境限制的品種，可看出至十九世紀前期，北臺稻農除引進他地的優良品種，亦透過生產經驗觀察物種變異，選取適合當地風土且產量豐碩者以資運用。在十九世紀後期幾個小地域內，持續出現新的地域性品種，若干舊有品種亦分化出高腳與低腳類型，顯示地域性稻種的變異及農人的多元選擇，成為記錄者關注的項目。

十九世紀的北臺灣方志，總共提供33種新稻種，在總數47種中占有相當高的比例。不過清代的記錄時有不全，以主力品種格仔種為例，《苗栗縣志》便無記錄，但約同一時期的《苑裏志》卻有記載，在日治初期的調查中亦可見苗栗地區有所栽種，顯係漏載，可看出書寫的侷限性。¹⁵⁹這些記載所提供的數量增減、品種特色、時節與因地制宜的配置運用等，實足資提供北臺灣稻作經營的線索。與臺灣其他地區的比較，則可觀此一地域在人文與自然環境的制約與影響下的品種特色。

在書寫記錄品種時，可根據不同邏輯進行分類，如植物學上的秈米與粳米、一般米及糯米、民間俗稱的在來米與蓬萊米、收穫期差異的早稻與晚稻，及耕種環境的水稻和陸稻等。在清代北臺灣方志的紀錄中，多依照稻穀的物理特性（外觀、黏性、大小等）、收成時節，及栽種田園等進行區別。故時人書寫多先將之區分成秈米跟秠（糯）米兩大類，這也幾乎是清代臺灣方志採行的第一直觀分類，後考量種植及收成季節，再分為早稻與晚稻兩大類；栽植田園因涉及賦稅等級等因，亦列入分類項目。透過上述邏輯，在方志編輯時，官員文士或透過親身所見，或訪談農商地主，後進行排比分類，形成秈米／糯米、早稻／晚稻、水稻／旱稻等區隔。在各稻種名之後，加上各類描述，包括記載訪查所得的稻穀外觀、植株高低、生長特性、收成時節、產量高低、分布重要地點及同名異稱等。雖記載字數有限，但透過逐層的區分與記錄，仍然建構稻種的書寫記錄模式，並反映該地區稻耕概況。

159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72。

中國傳統的動植物分類方式與近代科學分類法有所不同，難以現在的分類知識逕行區分，然透過細緻的判讀，仍可從中解析書寫內容與所蘊含的意義。眾多的品種被選取運用的理由各有不同，如氣候、田地土質、產量、品質、口感、市場價格、抗病性等等。在無法直接探索無文字書寫能力的農民之農業知識的情況下，透過志書的記錄，仍足供釐清部分地方農業知識的側影，與日治初期所進行的稻米品種調查搭配，可確認品種之延續性。對於清代臺灣內區域的農墾歷程，及地方因應人文及自然環境所產生的農業知識，提供另一種觀察面向。至於與同時期臺灣稻種的主要移植地——中國華南地區之比較，應更能凸顯此一地區的稻種運用及書寫特色，這是日後研究可延伸的目標。

引用書目

于景讓

1950 《臺灣稻米文獻抄》。臺北：臺灣銀行。

不著撰人

1926 《居家必用千金譜歌》。臺中：瑞成書局。

尹士俚

2005 (1738) 《臺灣志略》。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王世慶

1994 〈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農村金融之研究—以興直堡銀主小租戶廣記為例〉，收於氏著，《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1-71。臺北：聯經。

王石鵬

1962 《臺灣三字經》。臺灣文獻叢刊第162種[以下簡稱“臺文叢”]。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以下簡稱“臺銀”]。

王柏山等撰述

2000 《臺灣地區水資源史，第三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王瑛曾

1962 (1764) 《重修鳳山縣志》。臺文叢146種。

何添丁口述，林萬傳訪問

1986 〈耆老個別訪問記之二〉，《臺北文獻》直字75：31-33。

吳登神

1984 〈千金譜考釋〉，《南瀛文獻》29：95-196。

李力庸

2004 《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板橋：稻鄉。

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

2009 〈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收於黃富三總編輯，《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頁145-228。臺

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沈茂蔭

1962 (1893) 《苗栗縣志》。臺文叢159種。

周鍾瑄

1952 (1717) 《諸羅縣志》。臺文叢55種。

周璽總纂

1962 (1835) 《彰化縣志》。臺文叢155種。

林占梅

1964 《潛園琴餘草簡編》。臺文叢202種。

林玉茹

2007 〈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新史學》18(2)：61-102。

林百川

1957 (1898) 《樹杞林志》。臺文叢63種。

姜善鑫

1995 〈宜蘭的氣候變化〉，收於褚錦婷編，《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0-35。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施添福

2001 (1991) 〈竹塹地區傳統稻作農村的民宅——一個人文生態學的詮釋〉，收於氏著，《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頁143-169。竹北：新竹縣文化局，2001。

洪安全主編

2005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洪英聖編著

2002 《畫說乾隆臺灣輿圖》。臺北：聯經。

島田彌市

1907 〈臺灣水稻の熊本に於ける試作成績〉，《臺灣農友會會報》10：27-30。

高坂知武主編，楊景文執筆

1953 《一九五二年臺灣省農機具調查報告》。臺北：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77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4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軍機處檔摺件》。

張彩泉總編

1999 《臺灣稻作發展史》。南投：臺灣省政府農林廳。

張智欽

1997 《宜蘭地區地下水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張素玢、李鈺淳

2012 〈資料擷取與描述比對：清代臺灣方志物產分類邏輯的分析與解釋〉，宣讀於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主辦，「2012年第4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2年11月29日。

張嗣昌

1995 (1736) 《巡臺錄》，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許俊雅、吳福助主編

2006 《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許雪姬總纂

2004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連橫

1963 (1933) 《雅言》。臺文叢166種。

1962 (1920) 《臺灣通史》。臺文叢128種。

郭立誠

1980 〈保存本省民俗史料的千金譜〉，《藝術家》60：71-73。

陳正祥、楊景文、王啓柱、葉啓章、張鼎芬纂修

1954 《臺灣省通志稿·卷四·經濟志農業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國川等著

1995 《新竹市志 卷一·土地志》。新竹：新竹市政府。

陳國彥、楊貴三編纂

1995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二·土地志氣候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陳培桂

1962 (1871) 《淡水廳志》。臺文叢172種。

陳淑均

1957 (1852) 《噶瑪蘭廳志》。臺文叢160種。

陳肇興

1957 《陶村詩稿》。臺文叢144種。

游修齡編著

1995 《中國稻作史》。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鄂爾泰，張廷玉等奉敕撰

1741 《欽定授時通考》卷二十二，《穀種·稻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黑也譯

1941 〈苗栗縣誌物產攷〉，《新竹州時報》1941 (4)：80-83。

黃叔璥

1957 (1722) 《臺海使槎錄》。臺文叢4種。

馮明珠

2006 〈展圖分明看一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分布圖〉，《故宮文物月刊》276：60-73。

黃益田

2003 《水稻健康管理》。新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黃克武

1981 〈清代臺灣稻作之發展〉，《臺灣文獻》32 (2)：151-163。

黃清淵

1965 《茅港尾紀略》，收於臺銀編，《臺灣輿地彙鈔》，頁127-140。臺文叢216種。

溫振華

1978 〈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2000 《清代新店地區社會經濟之變遷》。板橋：北縣文化。

臺銀編

1960 《臺灣私法債權編》。臺文叢79種。

1961 《臺灣私法商事編》。臺文叢91種。

1963 《臺灣私法物權編》。臺文叢150種。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淡新檔案》。

臺灣日日新報社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

2000 《臺灣省文獻會典藏北部地區古文書專輯（二）》。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

1906 《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臺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編纂

1916 《臺灣農家便覽》增訂三版。臺北：臺灣農友會。

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

1907 《稻作改良法 其一》。臺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

劉良璧

1961（1742）《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文叢74種。

劉昭民

1996 《臺灣的氣象與氣候》。臺北：常民文化。

蔡承豪

2009 〈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2009 〈「軍刀農政」下的臺灣稻作技術改革與地方因應〉，《臺灣學研究》

6：83-118。

- 2010 〈掌生穀粒—宜蘭在來稻作技術時期的稻米品種及其運用（1830年代至20世紀初）〉，收於李素月等編輯，《「宜蘭研究」第8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03-247。宜蘭：宜蘭縣史館。

蔡振豐

- 1959（1897） 《苑裏志》。臺文叢48種。

蔣毓英纂修

- 2004（1685） 《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鄭用錫

- 2006（1834） 《淡水廳志稿》。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鄭鵬雲、曾逢辰

- 1959（1897） 《新竹縣志初稿》。臺文叢61種。

盧守耕編撰

- 1956 《稻作學》。臺北：正中書局。

磯永吉、藤本隅太

- 1940 〈米の吸水力に關する研究〉，《臺灣農事報》36（11）：1034-1047。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 《聯合報》。

臨時臺灣舊習慣調查會第一部著，陳金田譯

- 1993（1910） 《臺灣私法》第一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繆進三編

- 1960 《臺灣稻作品種圖說》。臺北：臺灣省農業試驗所農藝系。

謝美娥

- 2008 《清代臺灣米價研究》。板橋：稻鄉。

鍾文娟

- 2003 〈清代苑裡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1683-189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Shouchi Yoshida[吉田昌一]著，村山登等共譯

- 1986 《稻作科学の基礎》。東京：博友社。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No6, pp.3-52, December 2013

Writing and Displaying Agricultural Knowledge: The Case Study of Rice Breeds Transition of Northern Taiwan in 19th Century

Chang-Hao Tsai

Abstract

Rice cultivation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nd developments in Qing Dynasty Taiwan. Not only was rice a valuable food, since it was also connected to the tax,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of landscapes, numerous researchers continued to discuss this subject. However, paddy and upland rice has more than one variation. During the time when neither dominant political power nor business organizations had the 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breed to be grown, breed selection involved the consideration of multiple aspects. In addition, long cultivation duration of one breed might result in hybrids or variations. New species were therefore derived and created, and the number of new breeds was innumerable. Thriving crops might even depict patterns and waves of rice that were composed of differing breeds.

Nonetheless, few studies have discussed which rice breed was favored in the period, what 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eed, and how was the breed distributed. Rice cultivation was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recorded in chapters concerning local product chronicles. Moreover, it was quoted in several documents and contra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corded breeds ar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observing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records also serve as an indicator of the level of knowledge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ntellectuals.

The northern Taiwan is unique in its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Several local chronicles were published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This period can be observed independently to examine the transition and change of rice breeds, several aspects of the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how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ntellectuals recorded and depicted local breeds. Based on this study, a total of 47 breeds were recorded in the local chronicle in 19th century Northern Taiwan. This number might be few, compared to recursive studie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urthermore, there was no systematic standard for the appearances, seasons of cultivation, and cultivation environments. The number of new breeds, however, amounted to 33, which was relatively high and could be regarded as an epitome of the era. Regardless of the breeds, the recorded ones were of high quality, quantity, and adaptability. Thus, the writing of rice cultivation for 19th century Northern Taiwan was a story of based on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that prioritized yields, adaptability to the circumstan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easons.

Keywords: rice, long-grained rice, glutinous rice, agricultural knowledge, plans taxonomy

